

## 第二十六章 監察院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京都處理全國政務的各部衙門大部分集中在天河大道往東邊的區域，這裏沒有居住太多平民，道路也格外寬闊，道路兩側是許多或美麗或堂皇的木結構建築，這些建築裏面就是掌管著全國權力的分散中心。比如老軍部就設在道口，門口放了一隻巨大無比的石製雄獅，每天迎著朝陽張牙舞爪，光影幻離中，但其實看上去有些怪異，像是史前巨獸，並不能如何體現慶國的軍威。

而慶國真正的權力中心，則是在北城的重重深宮之中，皇宮的建築並不比各部衙門高大，除了那個高聳入天的瞭望塔。但厚厚的宮牆和裏面寬宏無比的廣場，營造出了一種極為神聖的感覺。

慶國的官員其實心裏都清楚，皇宮裏那位雄才偉略的陛下，並不會去糾纏於官場上具體的細節，所以對於他們而言，整個慶國官僚機構中，最可怕的地方，權力最大的地方，既不是各部衙門，也不是皇宮而是城西那個方方正正，外牆塗著一層灰黑色，看上去陰森恐怖的建築。

監察院就設立在這裏。慶國實行三院六部製，三院是監察院、教育院、以及由老軍部升級而成的軍事院。而在這三院之中，權力最大的就是監察院，監察院擁有獨立的調查權、逮捕權，甚至在某些事件中，可以奉旨擁有審判權。而且沒有其它任何一個機構有權力監管它。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一隻沒有韁繩的猛獸，又像是皇帝陛下手上的秘密特務機關。不，應該說，監察院本來就是皇帝陛下擺在明處的特務機關。

隻是慶國的官員們總是憂心忡忡，這一任的皇帝陛下天縱其才，還可以收伏那位陰險的陳院長和監察院無數的密探和暗底裏可怕的實力，可萬一...那將來，誰來拉這頭猛獸的韁繩？更何況飽受監察院之苦的官員們總在暗底裏腹誹，監察院不是猛獸，隻是一頭陰險而卑劣的野狗。

此時，監察院那個沒有一絲光明的房間裏，正有一番很穩秘的對話。

“澹州港火場中的刺客確實是院中編製，歸屬於東山路管轄。而外地的組織事務一向歸四處負責。內務部查出來，第四處的一位官員，與大人家裏那位二太太是遠房親戚，所以這個任務應該是這樣安排下去的。”費介望著院長沙啞著聲音說道。

“身份？”這是老人最關心的事情。

費介眯著眼睛，微褐色的眼瞳裏滿是不確定：“我相信在知道這件事情的八個人中，沒有人會洩漏。而五大人雖然是小姐的親隨，但他當年很少出手，如今的世上沒有誰見過他本人，唯一與他會過麵的葉流雲如今已經是一代宗師，更不可能跑到澹州去旅遊，世上沒有這麼巧的事情，所以不用擔心別人因為五大人而推斷出他的身份。”

院長的手指枯瘦，指節突出，輕輕在桌麵上敲打著，若有所思：“當年我要你殺死那天夜裏所有看見五竹的黑騎，你向我求情，現在想來還是不對。”

費介笑了笑，因為與毒藥浸染過多而導致變成微褐色的眼瞳裏閃過一絲莫名之色：“那天夜裏已經死了很多人。”

費介至少在表麵上不怎麼懼怕麵前這位官高位重的老人，畢竟他的身份資曆擺在那裏，笑著嘶聲說道：“沒必要的殺戮是極其愚蠢的，您忘了，當年小姐曾經這樣說過。”

“噢。”老人也微笑了起來，似乎想到很多愉快的往事，但就在這樣的笑容裏，他發出了一條很陰森氣十足的指令。

“東山路聽命於四處，既然文書簽名齊全，那程序上並沒有錯，所以這件事情東山路不需要負責。其餘的人隨便處理。”他微笑著自言自語道：“居然動用我的力量去殺我要保護的人，這是巧合，還是有些人在試探什麼？那位二太太，看來很不簡單啊。”

他接著說道：“四處言若海監管不力，亂簽一氣，不是自己的兒子就瞎殺胡殺，胡鬧台！停他三年處長俸祿，再派

他大兒子，那個叫言冰雲的去北邊，弄到兩條高等級的貨色才準回來。”

說完這句話，院長拿起桌麵上內務部已經擬好的文件，寫下了最後結論，然後簽上了自己的大名陳萍萍。

費介每次看到院長幹癟難看的簽名都想笑，但又必須忍住。他知道這個女性味十足的簽名會讓幾位高層官員死去，會讓一個更高層的官員兒子淒苦地潛入敵國，必須弄到特別有價值的情報才準回國，這隻怕比死還可怕。

老人自嘲地笑了笑：“我和範建從小一起長大，想不到現在要為他家的事情操這麼多淡心。你讓得力的人去查一查那位二太太和那位有沒有什麼關聯。”

範建是司南伯爵的名諱，正是範閑的父親。

費介皺著眉頭，微褐的眼光微抖：“不可能，他們應該以為那個嬰兒早就死了。”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也相信他們不可能知道範閑就是小姐的兒子。”

院長微笑著：“陛下一向要求貴族、文官和我們之間保持距離，而當年派你去澹州，雖然很隱蔽，但終究還是有可能被對方發現。想來不論是太後還是宰相，都很好奇我們院子與司南伯爵的關係，那些藏在暗中的力量，借著二太太的手，試探一下我們和範大人對於這件事情的反應，也是應有之義，所以我們不要反應過度，知道嗎？”

費介忽然有了懷疑，關於澹州刺殺事件的發生，說不定是因為院長大人曾經故意漏出一些風聲。

...

老人推著輪椅來到窗邊，掀起黑布的一角，往窗外望去，淡淡說道：“另外，關於箱子的事情，不論五竹有沒有說實話，但隻要不落在北邊的敵人手裏就好。”

“可惜我們不知道那個箱子究竟是多大，是什麼模樣。”費介來到他的身邊，順著老人的眼光往窗外望去。

“我下地獄之後，你早點兒來陪我打牌。”陳院長笑著說道。

費介知道院長大人的年紀遠沒有外貌那樣蒼老，笑道：“我可是好人，將來要上天的。”

一個黑色的影子像風一樣從密室的角落裏飄了過來，將黑布拉下，阻止過於強烈的陽光照在老人的身上。這個人的動作沒有一絲聲音，正是許多年前在京外一劍斬殺持杖法師的那位高手。

費介指著那個黑色風影說道：“估計他會來陪你下棋。”

...

窗外是一片陽光明媚，遠處皇宮幾大殿上的琉璃瓦正閃著湛湛金光。

窗前道路上的行人們經過監察院門口時，都下意識地繞路到街對麵行走，似乎害怕沾染到這裏的陰暗氣息。

監察院的門口有一塊石質材料砌成的寬碑，碑上寫著幾句話，真金塗繪於其上：“我希望慶國的人民都能成為不羈之民。受到他人虐待時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災惡侵襲時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時，不恐懼修正之心；不向豺虎獻媚...”

落款是三個字：葉輕眉。

沒有人知道葉輕眉是誰，但是京都所有居民都知道，當監察院建立的時候，這塊石碑就立在了這裏，永遠金光閃閃，一片光明，和遠處皇宮裏的金黃色宮簷遙相呼應...似乎隱藏了那兩座建築裏所有的黑暗。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